

繁星仍在闪耀

在我而言，《深渊与繁星》书中一组淡淡的追忆文字，触及世纪之交的大学城校园生活，半是依恋、半是挽歌，尤愜吾意。

□ 撰稿 | 罗银胜

睽违十年，又见王晓渔，正如他的新书《深渊与繁星》寓意在深渊中再见繁星，深渊可能是新泉，新泉映照繁星。

这是一本时间跨度近二十年的文艺评论集，见证了作者思考和观察世界的精神历程。书中的评论对象以文学为主，兼顾绘画等多种文艺形式，亦有对历史事件、文化现象的钩沉与观察。

作者王晓渔怀有悲悯之心，给读者呈现了一生浪迹异国、穷困到无力购买颜料的旅法画家常玉。诚然常玉起步并不低，差不多与徐悲鸿、林风眠、庞薰琹等同时游学巴黎，不过常玉自有独特的方式：徐悲鸿和林风眠都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求学，接受学院训练。常玉则在“大茅屋”画室度过自己的游学生涯。“大茅屋”是一座私立画室，只要买票就能进行人体写生。画家庞薰琹想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进修，被常玉劝阻。常玉的画作常常以人体，特别是裸女为题材，如《金毯上的四裸女》《三裸女》，后来拍出天价的《五裸女》，只是常玉无缘坐拥这迟到的荣耀。长兄去世之后，迅速用掉了自己拿到的遗产，然后经济失去来源。1962年，已过60岁的常玉因为修理天窗而摔倒，可谓穷困潦倒。王晓渔认为，常玉常年游移于重与轻，故国与异域之间，现代与古典，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态度，可能正是常玉被忽略的深层原因。在“重”看来过于“轻”，在“故国”看来过于“异域”，在“现代”看来过于“古




《深渊与繁星》
王晓渔著
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6月

典”，在“抽象”看来过于“具象”，反之也多半是相看两厌。但这也正是常玉的价值所在。艺术的真正价值，在于它的灵动多变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可谓一语中的。

在我而言，《深渊与繁星》书中一组淡淡的追忆文字，触及世纪之交的大学城校园生活，半是依恋、半是挽歌，尤愜吾意。王晓渔早年就读上海师大中文系，他写到了千师友，如张闳、朱琏、陈润华等人，他们之间的读书求知、精神交流乃至吃饭聊天，读书生活充实而富于诗意。而这些师友的作品，我大多涉猎过，特别是朱琏的《安南怪谭》，奇异而妖娆，既幻想亦魔幻，令我欲罢不能。

当时我就寓居上师大西门的万象园，经常出入其校园，令人追怀，书中提及的马槽书店，也是我常去的地方。

“马槽”的店名来自《圣经》，最初位于上师大新村南门，只有报刊亭大小，但书籍以学术思想类为主。店主姜原来后又在桂林路和钦州南路路口租房，装修之后不仅扩充了书架，还有了喝茶聊天的地方。我在这家书店买过1981版的《鲁迅全集》，老板还给打折优惠，记得还有《顾准日记》《七缀集》《庐山会议实录》等等。我除了买书，别无所求。而王晓渔则把书店视作“交流思想的公共空间”。这些往事，读来心有戚戚焉。

书讯

《螃蟹的邀请》

这是一部短篇漫画集。收录《螃蟹的邀请》《想不通的回忆》《鱼的故事》等18篇作品以及作者的随笔小记。每个独立的故事都由日常开始，巧妙地融合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模糊地带，引导读者逐步进入一个充满异样氛围的世界。